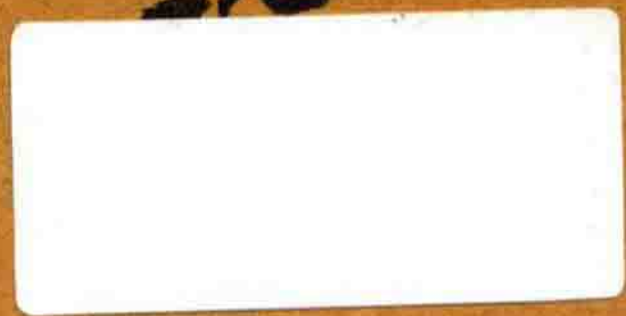


秋

月

詩選



新月詩選

新月詩選

新月詩選

實價大洋七角

一九三一年九月出版

版權  
所有

編者 陳夢家

出版者 詩社

發行者 新月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 四馬路 中市 新月書店

新月詩選

陳夢家編

徐志摩  
聞一多  
饒孟侃  
朱湘

孫大雨  
邵洵美  
方令瑞  
林徽音

陳夢家  
方瑋德  
梁鎮  
卞之琳

俞大綱  
沈祖棻  
沈從文  
楊卞惠

朱大綱  
劉夢家

新  
月

## 序言

一

新詩在這十多年來，正像一支沒有定向的風，在陰晦的氣候中吹，誰也不知道它要往那一邊走。早上和黃昏的流雲，本沒有相同的方向，因為地面上直流的長河有着他們不變的邊岸。中國的新詩，又比是一座從古就沉默的火山，這一回，突然噴出萬丈光芒沙石與硫磺交雜的火焰，祇是熾亮，却不是一宗永純的燦爛。人，全有他們指望的永恆，但是

風暴與虹一切天界奇麗的彩霞，總只是暫時間的美，不是永常的光明。所以儘管細，細得像一支山泉的水源，她靜靜的流，流過千重萬重的山，在山澗裏悄悄走着生命無窮的路，耐着性，並不有多大狂妄的誇張，她只是悄悄的無停留的流。漸漸的，她如蠶絲的越吐越長，她也不要驚奇她所成就的宏偉的事業，因為她是一條長江的起源。那一時她流，流進了海口，當她回頭一望幾萬里遙遠的過程（她自己原沒有想到那樣長），再望到大海裏自由與遼闊的世界，她怎樣能不歡喜？

我們自己相信祇是山澗中一支小小的水，也有過多少曲折蜿蜒的路程，每一段路使我們感到前面儘是無窮創造的天地。我們也曾遇到些石礫的阻碍，但我們有的是流不盡的氣力，和一個永遠前向的指望；背後流過那長長的流水不在欺騙我們，給了我們更深的信心，教我們淡忘了當前小小的阻碍，忍耐的開闢新的路子。我們歡喜，因為水總是越流越大，且不問她要成就的是一灘湖還是一流長河，但我們企望的是看得見大海，在大海裏應和浪花的喧響的詞。我們厭棄寂寞。

十年來的新詩，又像一隻小船在大海裏飄：在底下有那莫可以抵抗汹涌的從好遠的天邊一層捲一層越過越強蠻的水浪，追着船順着它行；但側面那從更遼遠的高山叢林間吹來的大風，也有難以對制的雄力，威脅風帆朝着它的方向飄。船祇有一個舵，他要聽從那一方才好？我說，不是風，也不是水勢。他應該，一半靠着風，一半靠水勢，在風和水勢兩下牽持不下的對抗中，找一個折衷的自然趨向。

我們自己相信一點也不會忘記中國三千年來精神文化的沿流，（在東方一條最橫蠻最美麗

的長河）我們血液中依舊把持住整個中華民族的靈魂；我們並不否認古先多少詩人對於民族貢獻的詩篇，到如今還一樣感動我們的心。可是到了這個世紀，不同國度的文化如風雲會聚在互相接觸中自自然然溶化了。我們的小船已經不復是在內河裏單靠水勢或一根繮繩向前行，船出了海口在大洋裏便不由你自己做主，因為風抵住你的帆篷！（她至少也有一半操縱的力量。）外國文學影響我們的新詩，無異於一陣大風的侵犯，我們能不能不受她大力的掀動灣過一個新的方面？那完全

是自然的指引。我們的白薔薇園裏，開的是一色雪白的花，飛鳥偶爾撒下一把異色的種子，看園子的人不明白，第二個春天竟開了多少樣奇麗的異色的薔薇。那全有美麗的，因為一樣是花。

我們再一計數十年來的航行，到底走了多少路程？不是嗎？有的時候紆緩，因為安穩總是頂好；有的時候急速，誰都愛趕走快路；有的時候祇來回的打轉，船失了主張，船手有的招怪風，有的招怪水勢，向左向右，快慢，夥計們各有各的主意，全不讓步；來共同商議一致的策略。一支舵，不能撐開兩樣的方

向。舵在船尾梢上，但另外一支舵是開船人的「齊心」。夥計們在駛行上多爭執，不知耽誤了多少行程。在沙灘上擱淺的時候，有的人就躺下睡着了。剩下那警醒的蠻壯的，齊心合意把船救出了沙灘，友誼與熱誠的攜手。一同認定一個方向走。現在船在海洋上，驚濤和礁石時常遇到，但是險惡中使他們知道謹戒，使他們堅強。

我們自己相信是在同一方向努力的人。對於新詩，單憑了自己（這少數人）算是指出一個約略的方向，這方向，祇是這少數人共同的信心。我們在

相似或相近的氣息之下，稟着同樣以嚴正態度認真寫詩的精神（並且只爲着詩才寫詩）我們希望一點苦心總不會辜負自己。現在我回顧過去五六年中各人的詩作，收集來做爲我們熱誠的友誼與共同的努力的紀念。中國寫詩的人儘多，但我不打算做一次完全的收集，只憑這十數人小小努力的成績，貢獻在讀者的前面，給他們一點整個的印象。功罪完全讓給讀者去評定，我們甘願擔當公正的罪名。

這詩選，打北京晨報詩鐫數到新月月刊以及

最近出世的詩刊並各人的專集中，挑選出來的。我不敢說，這裏並沒有可以使人驚異或讚美的光輝，我們不盼望立時間成就的「大」，儘管小，小得只要「純」。幾粒小小的星子，她只是黑夜裏一個啓示，因為未來的光旦有着更大的光芒，太陽偉大的燦爛是無可比擬的，數不到小星自己。

## 二

我們歡喜「醇正」與「純粹」。我們愛無瑕疵的白玉，和不斷煅煉的純鋼。白玉，好比一首詩的本質，純粹又美；鋼代表做詩人百煉不懈的精神；如生鐵，

在烈火中燒，在鐵砧上經過無數次大錘的搗打，結果那從苦打和煎熬中煅煉出來的純鋼，才能堅久耐用。我們以為寫詩在各樣藝術中不是件最可輕易製作的，他有規範，像一匹馬用得着韁繩和鞍轡。儘管也有靈感在一瞬間挑撥詩人的心，如像風不經意在一支蘆管裏透出諧和的樂音，那不是常常想望得到的。精心刻意在一件未成就的藝術品上預先想好它最應當的形態，就能換得他們苦心的代價。聽人在三絃上拉出傳神的曲調，儘是那麼簡單的三根絃，那麼一灣平常的弓，和幾隻指頭的播

弄，自有他得神的「技巧。」誰能說他們的手指在琴絃上的播弄，不是經過了多少回的試驗？一個天才難說從來就懂得最適當地位。一首好詩，固然一定少不了那最初侵透詩人心裏的靈感，就如燈，若使有油沒有火去點是不會發亮的。但是小小一盞火，四面有風得提防要小心火燄落下去，你讓怎樣衛護已經點亮的火，使它在自己能力的圈子裏發最輝煌的光。一個做詩人也要有如此細心與耐心。

匠人在方玉石上想要雕鏤出奇美的圖象，他先要有一個想像，再要準備好一把銳利的刀，又要

手腕，要準確的把自己的想像描上玉石上，因為一個匠人最大的希望最高的成功是在作品上發現他自己的精神的反映。醇正與純粹是作品最低限的要求，那精神的反映，有賴匠人神工的創造，那是他靈魂的移傳。在他的工程中，得要安祥的思索，想像的完全，是思想或情感清濾的過程。

詩，具有兩重創造的涵義：在表現上，它所希求的是新的創造，是從煅煉中提選出的堅實的菁華，它是一個靈魂緊縮的軀壳。在詩的靈感上，需要那新的印象的獲取（就是詩的內在是一着新的詩